北磵文集

共五

五之六

來

へ20
1283
3

へ 20
1283
2

北磵文集卷第五

憙華嚴傳

釋善憙霅澤沈氏子字無慍頤菴其號年十五白父母曰願聽我出家家去蠡澤應天寺一牛鳴地素崇佛莫奪其志十六受度以有明為受業師法真師會則稟嗣師訖戒品飄然振起方之錫時法真駕圓頓之旨於三吳負大機器之士憧憧自遠惟恐後公以妙年方軌老成雋秀淬指法味窮日夜之力旁剔遐搜疑必問難必通纖毫不礙膺乃已日用疏鈔研墨外無長大布不華一飰不背衆不過午五講大經楞嚴圓覺則十數徧攝八十一卷之要則述法界觀搜英記序臺説圖合三卷以發其奥指圓覺類雜花而言約則述會不會篇續敎章復古記三卷以統其離金剛辨非注金剛纂要記同教問荅合五卷則以定五敎之分齊破會三歸一破三宗説蘭盆辨正　評連珠合五卷則以一異宗之紛紜皆法真師晚年所欲為而盤膺

於鐘鳴漏盡應緣之地則平江之寶幢閣十四載嘉興常樂三
年臨安南山慧因十一年皆西湖勝處故得益者衆皆斬斬有
所立壽七十八臘六十二嘉泰四年正月初二無疾而蜕於慧
因方丈留十日闍維舌不壞骨石舍利入香嚴寺衆塔遵遺戒
也

賛曰五竺特葬大浮圖尊法也大法漸䕨此土妥一衲子忝厥
生巧飾其亾悉力假援鑿幽邃擅形勝以掩其朽骼腐胔神陰
陽冢荒唐謬悠妄冀夫所不當得欲利其後可哀也已公之所
成就雖扳竺西大浮圖何慊焉而決定明訓凜然在兹於戲賢
哉

菩提簡宗師傳

戒生定慧三學必先戒越戒而學定慧邪說也菩提宗師師簡
由戒而求定慧遂昌厥毘尼字仲廉号止堂嚴之建德任氏子
少好讀書少長學舉子業暇日遊景德寺聞應堂惟定講蘭盆
經若有所感遂超俗於杭之法顯寺事景瑫為比丘受具畢即
往不空學於法海師一盋亭午終日淡如非勝已不友非衆法
不出本宗文字沉潛反覆雖前輩未發之藴必了了乃已一時
宗匠盛稱賞普救寺首座元印師号精律學諸師畏敬觧后相
遇以資持會正同異卒然相詰難隨語剖析不小屰思聞者悅
服後見宗芗宗晏於求嘉芗器之留三年至是總別持犯雙單
止作之疑無復凝滯已而歸杭依論宗大法主智曇師學唯識
百法華嚴台衡則次弟與其宗之翹楚者抑揚商略無相宗印
師稔其籍甚虛第一座以俟出世於演法寺其次不空兩記並
行取舍適中臨壇嶄然有南山家法晚居菩提九年而寂嘉定
元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度弟子紹聞行依孫曰文秀得其傳而
潛符寄謚者梵感首選垂寂之項謂行依曰平生苦心以律自
嚴不空了然師知之深舍是莫可矚身後言既而逝端莊如生
壽七十一蠟四十七龕留一七日而闍維骨石舍利歸普同塔

賛曰經律論三一或定慧昧夫擊小彈偏以頓歸漸者罔不該於諍論簡以律部自任而博約諸宗之所同異故其成就者如此

無名子傳

無名人與造物游於蓼水之上生無名子商周時應采詩之求不知其幾世鄭衛淫戰國雅頌不作采詩官廢會摩騰竺法蘭西来與烏有生歸焉或曰子名且不有實將安在烏有生病焉子曰象教中微人心潛息主文譎諫上則二雅旁法九歌下雜謠言託吾虛名駕其説而正其失謂余無名安也無實安也汝病之吾辯之亦安也生踊躍曰然則子罔象之流亞與子彿然而作曰罔象生罔兩厥類惟錯冒吾法為奇貨飾侫壬廣厥類愚無識知卒莫逃君子之誅汝何從比余於罔象子雖子異姓而特蕃衍徽諸四方挺挺有祖風烈隱德不燿可無傳焉比碉曰無名子與烏有生名實之辯辯矣名且無烏乎實所以諷者徽而姚又何侯借風雅託名氏然後為得哉

兩窮傳

朴翁銘文韻惡九子如仇反譏余涇渭太分則語之曰方將以是告子則把手一笑而忿其病此反以告人也它日婆娑冷泉鵙舌嘲哳譁而侮之遂過天竺逮還故棲天竺之人依依有去思以麗語為謝其略曰獲依虎卧之浮圖政類鶴鳴於華表閑吟古句青山豈礙白雲飛却憶先師老步只堪平地去蜀余賦解嘲所謂不能助辨遊至吠尭一窺豹斑五窮鼠技含怒蓄怨於彼其久也覆巢墮卵於吾何有哉嘉定甲子冬尸王几者祖冷泉故智將不利於我正論横制厥類妥尾朴翁述其事寓狸不執鼠寄四明地主李雅之云堪笑主人偏愛惜容它籠裏咬鸚哥則又囑余曰兩窮併述為佳傳留與叢林作笑談昔老坡南遷過歐晦夫於合浦誦梅都官贈詩云吾家無梧桐安得久留鳳坡亦自誦送老泉云歳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謂歐曰梅二丈

目為鳳者倒窮如此嘻鶵鵡也窮且亦矧為鳳尚何加焉北磵
曰小人道長莫如六宗六宗不除禍天下後世何時而巳哉東
西壞斷不啻十萬里風殊俗異小人滋蔓而難圖若合符節彼
蒼者天盍亦殄此群醜庶乎長天之威于時保之

重刻永明壽禪師物外集序

能使所居山大於天下鼎望禪苑永明與達觀盧公之於雪竇
也空寂蘊奥公尤為先知出人間世為龍象任祖宗九鼎之寄
宜矣開禧初余登會稽探禹穴陟華頂度石橋闞曇猷逸蹟雁
宕攬勝訪客見蛸屐扱揚驅勵回乳竇覿千丈飛雪住山石橋宣
無言與余登中峯公昔著書地老頭陁出公肖象碧眸廣顙氣
廩廩如生屬宣整飾書余贊其上曰客吟燈殘猿啼月落衲帔
蒙頭千岩萬壑起破九夫為等覺妙覺齊大小乘於錢索井索
縱大辯於談笑寄虛懷於冥莫所謂百軸宗鏡之文太山之一
毫芒巍巍堂堂偉偉煌煌非心亦非佛破鏡不重光茲又得此

集附益於毫芒然則公非用力於騷雅者亦不在多少間獨喜
其人講明舊話重刻以壽古宿為書於僧統寧公序後

仁王護國般若疏後序

仁王護國般若疏天台之極言言心聲也天台之心在焉循聲
而得心忘心而得法庶乎小酬百囍顯晦淪於遐陬海隅復歸
中州也見而不誦誦而不通通而不說說而擇授均得罪於此
書嵩高山晁騎尉序之為詳北磵申之為約雖消塵增溟嶽不在
乎多少間其於宏贊弗以異學二乎中則同出一轍嘉禾古石
蘭若傳教行彬重刊以求其壽為書之

注心經序

蕩相明宗者大般若經之極致而司南沉空滯寂也九六百卷
卷九幾偈偈無量故字亦無量字無量故義則叵量如是展轉
各無量數欲彰其目必提其綱欲窮其量必執其度不則塵沙
要奥廣大玄閟雖巧曆莫能悉數心經之譯二百六十字苟得

其要知上所陳若指諸掌推而廣之不知六百巻浩乎其博也斂而蔵之不知二百六十字藐然其約也提綱執度舍是而無所準的也然則此經般若之靈扃也心之所之法之所由也心之所止法之所歸也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一稊在庾也若夫不知復不足以見天地之心臨此心不足以語此經之方迷此經不足以知此心之妙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三智大觀於是乎在孤山造疏數千言揭此經大明淨覺則肅徒振旅全師而攻之百年宗徒未卜執詣宗印師作哂乃末流無所適正異其所異而同所同将締其言而一之賫志而死元粹嗣其志旁羅契經冥捜玄文參諸往哲断以己意句析章分會殊而同理貫義條反違而從孤山之説必明淨覺之難必通夫今而後自本然衆相見無相空即蕩然大空識真空相因指得月得月忘指月與指俱忘也不忘者忘乎哉

集註圓覺經序

覺而不圓者有矣夫未有覺而不圓者也圓而不覺者有矣夫未有圓而不覺者也昭昭日用之間而不知也一性圓具不知故不覺也性之所具曰圓圓也者凡愚不虧聖神不盈自本自根與生俱生圓同太虚而無欠餘太虚同受而與之俱良由習與性離情與智違背大明即大闇悠悠長暝不了此覺絶復亦了覺而不圓惟其不圓其證亦尒遂有修證之目為三根利鈍所以別也所修者何修此者也所證者何證此者也所修不同所證則一也故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非覺之以妙覺則止於其所覺非圓之以至圓則止於其所圓自四十一地以前皆止於其所止而不知夫所由止不修何以達其證不證何以明其修亡證而亡修而妄異夫所謂圓覺者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修而後能證證而後能忘則十二大士未始有問也十萬大衆未始有聞也六塵不濯而清淨四病不藥而瘳也静幻寂非一而非三單複圓無前無後也如是乃至圓果三世清淨平等皆

光明蔵也圭峯發明此經造疏數萬言反約於廣博浩繁之中略為別本由唐至今廣略並行西南學徒家有其書江淮荆蠻稍若不競天台再造於五季亂離之際皷行吴越間作者輩出嶄然見頭角由是二家之言肝膽楚越彼所宗尚我得排斥我所宣演彼得指議異己之卓識與共環堵必群咻之務其說之不售同己之固陋遠在萬里必群蝡之欲其喙之必信使二家之道不淪於必爭之口者幾希古雲元粹師所以憤悱慨慷集註此經而示其同也以本宗之義發他宗之言以他宗之奥揭本宗之玄本諸其理不本諸其宗參諸其心不參諸其人黨非其同伐非其異平持其衡婉立其言俾滯於一曲者知夫師子手足一金也江河淮濟一水也毋求異於圭峯亦毋以求同也異其所異而同其所同非一人之私所能也

送張少良序

文章不學而能乎曰唐柳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李長吉七歲長短之制動京師今也有諸曰括蒼張少良十五六時從父學稼方春耕破霧湧不分畦畛輟耕而歌曰似雨无非雨如雲不是雲鬆疑天與地渾沌未曾分鄉先生常秘丞建聞而奇之内諸塾已而寘諸庠今為名諸生富春秋將偉其衣冠嘉定二年春相遇於丹丘巾峯之陽朴茂沉默直亮簡正鄉不遇常亦豈遂自弃於耕稼之伍吾不佳張之遇常而佳其不忘常文不佳常之得張而佳其始卒於張異夫相驕相諂弥縫為市道也遠矣其去也書以識相遇之歳月以為贈

送一上人持盋序

平地登雲南北一舍湰半梨州瞰仗錫為平野遠如之峻陟則倍蓰在昔單丁今有衆一踵門而言曰育王太白衲子古洙泗比以萬錢汰舊學萬錢何從得哉梨洲門不暇㪉有来輙容我則持盋出山高原使来相勞苦余聞而笑曰梨洲失之矣歳荐饑妄一夫擾把茀足以傲睨高蹈以振其賈鼎望且學其為梨

洲胡不為與雖然我知之矣智海云僧者佛祖所自出拒僧拒佛祖也芙蓉則曰可粥則粥可飫則飫若去與留在彼而不在此高原之心有是夫一曰然然則不可以不書以振梨洲學古之志云

清白堂叙

歲稔饑所至散席靈隠印萬指厭餘而百堵皆作怱中飛語會稽之藉毫析厘剖無參差宮講大監劉公埻之曰請自今以清白稱播于聲詩和者不約而同噫魏文亦樂羊滿篋謗書燕惠遣騎劫代樂毅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山林奚為哉是諸君子昌之以言隠然有不得其平者書之為清白堂倡酧叙

送夢書記序

詩人于君實問予識天台夢乎予曰天台舊遊夢想常在于曰吾問夢書記予曰書記今備數非夢也予怫然而作曰浮圖曰夢掌天台宗徒之記子何愚甚蔽甚耶則應之曰吾非不曉子問也古無書記自積翠老南領徒行脚叢林称之後世嗣其遺響僅得積翠之一体餘則百歩半百也吾冒其名屢矣未嘗不惴惴自憐也吾車覆矣蹈吾轍者尠楚乎容止誇大乎語言行行若出積翠上不待兩端則黔之驢人以其不足道而去之猶喋喋不已使同類謂彼不已若故去故謗以應孰謂子攻我至此極也豈毋望於洗空九群張吾軍哉于曰矧若子言豈特此已儒吾之宗釋汝之氏仁義本根禪教源委彼以其真我以其偽姑且置之萬事勿理夢則固異乎如此尊師友識禮義孜孜問學進而未已它日與夢語乃以于言為是私自謂入亞夫之營視棘門灞上如兒戲尒因語之曰鄉所望於空群者子其勉之夢起避席頓首曰唯

送上天竺月光遠歸四明序

四而喜三而怒衆徂也加之以非常之寵而不喜臨之以無故之辱而不怒斯人耳吾於月之東還也以是二者勺其淺深則曰曩來自東今還自西造化也昔當其舒今當其慘喜怒何與

中山之拔誘書已盈篋其子可信方織而投杼事久論定真毀譽者出甚矣才爲妬媒能爲忌罔彼以我爲才能不奪不饜媒罔是徇若幸顧我何戚乎容是豈知我浩乎中也則謂之曰我將駐若之轍於兩芷間俾志衡台間奇字刀刀魚魯毋盲盲相承月曰噫勿祟吾谷畬沙揺毒中而未已虛舟飄兀悠然不知彼有畢弋又倚城社萋兮貝錦以成文章詩人嫉之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其嫉弥甚造化寬假以華其歸城南吾廬有琴有書自艾自懲自卷自舒飛光須臾高山蒼蒼流水湯湯以遺其音以思古人以獲我心

送高九萬菊磵游吳門序

少陵得三百篇之旨歸鼓吹漢魏六朝之作遂集大成離騷大雅鏗然盈耳晚唐聲益宏和益衆復還正始厥後爲之彈壓未見氣力宏厚如此騷騷末流着工夫於風煙草木爭姸取奇自負能事盡矣所謂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果安在哉山陰菊磵高九萬得句法於雪巢林景思於後山爲第五世嘗出唐律數十篇活法天機往往擅時名者並驅爭先加以數年況潛反復對離騷大雅之根長漢魏六朝之幹發少陵勁正之柯垂晚唐婆娑之陰擷百氏餘芳成溜雨四十圍併困頓於風煙草木者息陰休影方有事於吳門吳號多士趙静齋子野盧蒲江申之柄此能事第往必以吾言爲然

頑石序

欲叢林復古必綜核名實名實正而叢林不振則正因可毀大乘可焚修飾諸其內而略諸其外抱道懷義特立不撓譽不喜毀不怒不曰有常不曰君子實將焉處將有人焉肅威儀標使王正辭氣事容悅不曰鄉原不曰穿窬實將焉居故君子務實實振名名不振實也審矣咨尒頑石是傚是式庶乎粹藴奮乎頑質實而若虛也實若虛此余所無媿也

送四明賜越州源珪往華亭序

若知驪龍之頷有明月夜光也夫非逶迤曲折巧運其智極九淵之下與之相周旋終莫得所欲不然虀粉之不暇敢妄冀徑寸哉寐而得之非得也道非九淵之下其近而不遠非驪龍之頷甚易而不難苟無其方則遠近難易或相千萬二三子来自東也東州師友尋訪殆盡復將問津於葦亭是行也須其寤而探焉

字三子序

開禧丙寅仲春既望予自鄮還西湖解后二三子於泠泉之上扣其所從来乃知其爲天台者也幾月而後去其去也請更字於予予曰字所以代名師友命之耳更之背師友非是苟徇子又安知它日不復更於它人而反吾言耶三子相視而笑曰子何見之晚也天下之所同者理也理之所在則終身踐之苟未至必至而後已子烏乎辭遂命琟曰瑩中偶鑒諸内而略諸其外命源曰叔進俾不舍晝夜而朝宗于海命賜曰無言孔子曰賜也不幸言而中是使賜之多言也賜也於是觀焉琟也源也舍是而無所繩準三子有得焉則予不幸言而中也言而中是使予之多言也

送陳原父詩序

壬申季秋永嘉陳原父侍仲氏解四明定海少府之組借榻於北礀數月東書外無長蕭然如僧奮然有志當世日與此邦之彥遊歸輙三鼓余未嘗不遲其歸原父歸亦未嘗不至予卧内言是日所與游與所爲所見而後寢自首及末風雨不渝且未嘗見其評論人議已者不問予游四方得見有常者蓋寡若原父非有常者耶男兒有志事竟成非有志者耶其往也素齋頎客載酒賦詩餞之於江滸盧氏小圃予亦賦諸公訝予獨醒以序代罸

送柴生謁東嘉呂守序

慶元丙辰予在鶖之小嶺有偉衣冠来謁者曰我漢太尉棘蒲

侯裔也越明年復見於貞山欲紬其衣求言於余頎何有哉
去年秋七月用於太華待佛智大士故事作詩中全不以示它
人而輙見援携其暗援也則憪然亢去謂宜獨將因宜獨以見
呂東嘉泉與也適足以濟前日十存暗援於余之兩失也既往
所依歸而不志所求吾恐其失信於前既無以昌其行又無以
濟其需命之曰子之智東嘉郡侯侯固好義郡文學吳越鐵竹
若天下士也與侯道同氣合子無意於六義之旨則已苟急於
此舍是無獲焉

無極序

或謂太極無極之辨起於無極圖豈濂溪務為後世爭端耶昔
游康山卧龍菴見劉淳叟壁寫大書亭柱曰是日與朱南康論
太極無極吾謂太極無極非古人意裴回四顧恨不見劉子百
畢其說有以無極自号余使之坐而問焉曰若知無極之極乎
盍以我告有以我告有極也如其不知則知耳將比因質若之
不暇何暇為若說若歸而得之得而忘之則太極無極是古人
意非古人意不俟問人而判然胸中矣

淳溪疇倡亭

經子史傳記皆序下至雜録小說亦莫不然序棋序飲序畫朱
曷一一數然則淳倡疇為尤宜畏齋何智夫遲次家食容與三
益莫寔間一二友賡倡迭和以相勉使書其後序所以申導志
義詩者志之所之發於言而義在茲尚何序

贈儒醫開人晦卡序

觀中朝名勝贈儒醫開人晦卡之作曰作而言曰儒與醫二而
一一而二醫之誤一人耳儒之誤誤天下後世獨能兼之諸公
所以亟得過揚之余竊愚懶根盤錯古野發其用工如林乃不
一觸請出其所觀兼之之妙又從而申之曰儒則儒醫則醫果
能一之古若藥患砯毒已圖萬莫異萬金試良請從麗始

元谷禪師語録序

悲曰日奇书拉不[illegible]之藏既銘之矣越二日復見此録此老感
心不施心苗發生以無作有照開滿架如徑徑稜如刃上塞文
如深宮文錦莫窮其首中毒故能中人以毒曾落穽故能陷人
以穽吾亦非[illegible]其穿[illegible]使[illegible]者知[illegible]求蠱室毋飲消滴破穽敗
禮勿行榛莽[illegible]邃入之一等超越

五洩留題集叙

佳山水如王佐才可就不可致天秘未露隱德弗耀非胸中丘
壑撐羅陰履嶽蹈崇極幽邃窮遐隱何以發奇怪之蘊豎陽
五洩絕佳處相收者鮮唐僧也緇衣拾樣不啻大廈廣居會
前方丈洞山諸老嶄然見頭角自是始有五洩之名喧傳浙東
西由唐而宋名勝接武把麾而至者自集賢校理刁約始所謂
近摸雁宕形容小遠較廬山氣勢高乃其詩也持節而至者自
尚書主客揚傑始則曰堪咲與公游未到都將佳語賦天台自
之拐岩歪竇敧石倒硼奇詠芳什翰墨相照映往往蝕苔蘚苔

薜荔日遠日益漫患人莘而嶡之欲鋟諸梓示游觀者使其新
思油然而作然后關五洩間兩源濯懸水蹋飛磴覽諸賢遺蹟
釘两公舊題援毫而賦賦罷而歌今泉以酹此山之靈而勸曰
俗駕或未巳也

禮書記歸葬弟序

求學而貧益甚五其次也貧而成初何傷付用舍於行藏捉於
時凡弦歌在床貧也非病也賜也遊逝而返也視北萬車駟馬
不啻挂棓古潛禮從余學貧而志於藍昆弟之喪係其舉憂乎
乎其難哉噫死喪之感兄弟孔懷歸而勉之當有相者

月巖序

一喜怒哀樂未發渾然萬緒何自有發不中節損中害和澄湛之
體果安在哉有於[illegible]男却非反顧內則見於外不違物方是時也
巖前月在巖其所如湧不復理蕩而弗反靡所底麗方是時也
巖前月沉方其升時天籟自鳴逮其沉也天籟自瘖巖中禪心

冰枯雪深

開先生語錄序

固[illegible]守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言如拈[illegible]道盡陳言宿近時[illegible]曲子

木牀三日五夜努得箇上堂四句偈以[illegible][illegible]往以通爲順回邪

打正也[illegible]曰正打邪拈鹿爲馬必曰指馬爲鹿反是謂之順宗

忽不知牢順耳此靳僅四五十年餘波末流渺不可過開先老

子提偈一編[illegible]心金屢其或變[illegible]海囊[illegible]其或滲反覆拈摘丁

不可[illegible]其時商推一言半句言猶在耳今非吳下蒙也共車會

同[illegible][illegible]辟三舍

月潭序

一[illegible]不作[illegible]天一碧磅礴地維天爲其區鑑萬象而不有其照

過十重而下有其廣霄蟠駝轂玉輪磧空空澄水寒景在萬水

求山[illegible][illegible]石壁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明而不分景云何能然以非水故

同作而言曰月在[illegible]景自天形而景光[illegible][illegible]潭以歷萬任月以

虛爲眹惟其然物以虛應道集虛兮物莫我違既堅凝兮尔其

咨誰

鏡潭序

鏡鏡空潭涵虛空塵無眹鏡潭無滓鏡忽塵拂之則明潭忽雲

翳之則清可以觀可以鑑止人知鑑夫止水而莫知其鑑六

所由止惟止能止衆止止之爲義大矣哉[illegible][illegible]黃鳥止于丘隅

知其所止也知其[illegible][illegible]謂止雖雜然前陳[illegible]然滂千[illegible]侯制而止

發於是觀[illegible]往[illegible]亦大矣惟鏡與潭[illegible]空合空與吾寸淵洞照無

休噫曰鏡曰潭矣又曰心何區區之名數其多乎則又曰体同

也量同也雖名數千萬何患乎

送鐘賢良序

漢西京取士設非常之科待非常之才如縱[illegible]千[illegible]縣五十措

不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瑣[illegible]藏泉故人才輩出內則爲卿相外則使異

國窮河源笞單于軟[illegible]蘭六驛度江中原載[illegible]德而歸我者曰

王宜子未幾登甲科賀者及門則感歎而作曰吾僅費數百金買麻沙一本紙故而至此也何以賀爲或詔其輕朝廷非知言也軒揭屋耳永嘉倅君少負不羈少長作舉子業壯而恥與搢屑戚裂衣者伍十年閉關夜燈照窓博洽以求昌大科業成而不試遊大搢紳間不小低節以寡合無餘財有兩惡子天其家者俾責償於斯乎甚矣山林無用於世惜有用者不爲世用豈拙於用大者獨遠而濟圓吏也耶

送永嘉黃上舍

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其樂也金華宛綫猿猨能安其貧能貧不病彼結騎聯駟朝燕暮趙奮三尺喙馳辯以規利富貴沈溺於游說何其遼哉百世之下言聖門者見童僕判賢不石崇入太學見顏原像謂王敦曰人生當使身心俱泰敦曰子貢去卿不遠吾嘗謂榮之禍自身心出余始永嘉黃上舍[redacted]貧遊江湖非好遊也將交四方賢儁以自廣牛腰行卷合雁蕩花木香眉宇清

與莊行前湫湮靈秀甚定初予居丹丘巾子山下寺臨海吳曰共者共諸父也表表卓絶政尚簡入寺行散輙忘返智父似之知其爲永嘉文章家代有偉人積學而厚蓄約守而靳出若農之望歲則大有之獲可量也哉天其負耕吾不信也

贈紅丸子爲神奇丸序

市井所謂紅丸子雖策覓曬消積之勳特時暫耳今此則異於是殖膩凝停壅隔畜遊血滯氣積劾驗立至售雖廣於士大夫未乎衆爲名曰神奇取楚漆園吏神奇化臭腐老披聖散子之類廢幾新見聞而利及人也夷逝碓身失水並流孰不善渭而惡涇常分物孰不賤貪而貴廉豈特水哉鈞渭也便志除異亂安生人亦鈞然謂之鈞則不可致後鄰亞甘潛稽玩人物於流俗謂之相亦不可由是觀之名不能美物物能美名名不能美人人能美名也審矣藥更是名也吾恐其混殺廉貪與渭涇賢不肖無別而失其濟危急之實

靈叟序

古靈提撕古佛常棄厥受業師之說迺謂其不識瑩則不可至於剎設則非瞋時問其識藥則亦不可且靈光洞耀其身在光景中參將德山在其中者超絕景蹟豁然青天白日難矣哉古也靈叟柳有取於靈乎天下孰無受業受業豈無師者苟取於靈當取其決發足南方已前不然吾恐刻鵠不成反類鶩也

信翁序

海具八德吾取潮不失時為海上人別稱曰信翁祖云佛法大溟渤非信莫能入不入則安知夫傍無邊深無底廣大涵育之量百谷東注不加益盈受也尾閭泄之不加損持盈也學者知此則楊子雲所謂終至於海也不然溝澮皆盈而不知其陋曰吾海也倏然而涸始悟夫不信不學以至夫整躋故吾嘗以信與學告夫相從若茲又以告吾海儻未喻厥旨盍觀柳柳州東海若反復尋繹與吾言同異何如

搽海塗序

過劉必先問戴公盧指顆阿猷回擇處賢不肖然也剩清飲淥灌纓濯足賢益賢不肖亦有瘳則溪山人物迹發奇蘊或以縱適自賢發名士之日視天下治忽若風馬牛不相及以有為爲不足為卒至於不可為吁何時哉溪居緇褐來硼陰知其所存口將不以事物經意自賢耶抑山樵溪叟爭席尊此勝耶是亦昔非吾之所謂道[illegible]曰子何見之晚也不明不棄治不知吾用吾力甚於畊桑之難也不工不貫殆不知吾用吾智甚於工賈之勞也聞古高僧史得開田說大義伏膺為殘山可隄剩水可陸點海皆活鐵得當不嘗千万什一以供吾千指洗鉢于以洪於前方丈尸素息事之穎子何置我於碌碌無用因人成事之域哉吾聞其言若先得我心之所然者申其志道其義策其勤為是說

送觀法師序

合而離從而違尚不愆於義離合從違皆中也闔闢不爲從侃
侃不爲違爽險百艱適於変交道之正也反是而瑣笑語諛媚
以相悅飾僞負倀壬以相下進則詭隨退則擠斥苟合詐從伺
隙傾間起而乘之以相賣鬻一善言見一善行與其物替以澤
人利物難在[illegible]晚得吾觀物而從容於大中尊所聞與記覧[illegible]
見其止暇[illegible]者伊聲猶在人耳借來虎板當要廣在殺用定
掉頭舍[illegible]之久凝安亦[illegible]一枝可以甜想勸翻去不復留
還不復遺[illegible]其夫而忘還也則謂之曰琴川若谿一葉可旋日
損日新勿謂蓋廉慵而不我告嘉熙戊戌春下澣北磵序物初
而與之別

無外序　閩州遠書記

盡己以盡物物斯應物應則虛受己則沖然漠然游於孰己孰
物洞表裏一邊幅之地振大方之響允蹈於其間胸中天地無
復畛畦而備於我者眇中邊于鄉之[illegible]道之所在而已因作
而言曰反觀匪內遐眺匪外而我與物等此大塊嘉熙戊戌
北磵書

石樓序

一炷清香蒲石樓大覺焚龍香應量器後乞還山林進頌詩於
慶曆天子末後句幾二百年潼川普明比丘摘石樓二字以見
志石樓得非岑樓之謂歟仙好樓居抑有慕焉則莞爾而作曰
樵谷成陰去作金鑾上客黃太史序忠國師也不知風葉擁跌
同參先識豈巖聞半芊付深夜讀書十年窂相可同日語圓通
胡為乎起遁弟子行或以為尊法有體末若一舉萬里勿以棄
大覺之為愈也當宁虛心方外將萬兜巖則野可無[illegible]經濟其體
約者出其治豆四十二年而已哉石樓自名蓋惜圓通不知出
此而大覺歸山林之隱書其言使後世知石樓之自

北礀文集卷第五終

北礀文集卷第六

玉泓銘

碧雲菴在洪崖西雲峯東近唐處士陳陶故廬址多石堅而難攻嘉定十一年季秋九日四明僧如潔落菴之成得泉於堅址中翰林直院留公元剛適来自匡廬名之曰玉泓方不遠尋深半之旱潴無盈縮甘可飲淨可鑑於茶為尤宜莫原其自或曰人與泉感聞者輙笑噫是誠可笑也卓錫而得泉久矣為誕拜井而水湧久矣為信信與誕相尋於無窮而莫之或辨豈忘言者所以不言有待於知言者耶銘曰堅方方碧漪漪雲生隅月前規鑒而得之或猜或疑然則是泉也固在兹固不在兹

泉禪師高原銘

或謂水出高原曰高原則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又何謂也或曰高原陸地不生蓮花此彈偏聲小之辯皆非吾之所謂道為之銘銘曰峻極兮寺稜[illegible]不可登吾非雲顛迥闃兮培窞杳不

可瞰吾非九淵雖然彼罶夫崇深曷嘗舍旃兮不拯不援弦直
兮砥平哀今兮匪中而邊正国兮急難思鵜鴒兮在原

彰教石雲拯銘

兩泉雲峙中可貫考之清越而渾圜刻詩五十六字曰莫翁題
不書姓名寺無耆舊可訪諸野曰建炎初雲居隆蔵主来住
此山過湖口得於民或曰徐氏舊物二說未知孰是寺蓋吉氏
有國時徐覬惠王墓田王溫第六子名知證字義明葬寺七里
有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所撰碑太廟令王崧所書屹立驛路
傍元祐元年龍圖學士蔣之奇制置江淮荆湖時所作碑陰則
在寺物之隱顯固有數焉其瘖而復震銘曰切堅兮釆英前雲
兮賦形在縣兮審厥聲聲聞于人人惟聞聞宗寔兮歸根虛消
不痕

張公井銘

山彰教而東一百三十九弓曰張公井公不知何代人當時矣
爲者鈌甃瓴甋不古疑其去今未甚遠深不及丈冽而甘宿不
滓宜茶宜墨宜釀歲大旱十里仰給病者投一錢煑藥輒瘉舊
有亭樵牧蹦蹂既弊不復理丙戌仲夏堂住山人北礀淘井勾
泉而銘之銘曰泉瘉疢人以泉信信必乎相與爲命余病愚泉
不瘉曰余弗信泉弗余子漱而瀹以樂其樂

慈感寺蚌珠羅漢銘

某年月日若溪漁者剖蚌得珠而側視左袒應真肖象契神僧
地處之微也臨流忽墜淵洄珠明水翻潛趾嶔空欽歘岌岌欲
墜示人以顛隮之急也傳記傳求聲詩清越皆南渡第一流珠
璧照耀俾肯剖取養口躲起惻隱之仁知大德曰生也爲之銘
銘曰精洞太陰是孕厥靈靈應不虛現如是身涎液不濡長揖
昂扭雲沉方廣弗入衆數彼漁伊何筐箕在漁先獲援手處仍
合符澂汵湯沉幢朧印蟾汩汩自渾稜稜弗濟澄瀾渺瀰碧覺
空洞半肩伽梨萬目神諫

明無礙銘

明無礙吾孤雲權之子以諸父事余與朴翁兄銛朴翁稱之曰無礙屬余著語後十九年始克爲之銘銘曰毫忽不透物則礙廓洋然物消伏胥以懲惟其拳拳此病始大夫何能然礙蔕獨在畦空畛虛欲萬籟瘖只益自勞直寸枉尋地窄天道拘窘蹙覔必也逢原此外無地

幻菴銘

達上人曰幻菴文呂高公行簡爲書之請銘於潼川北碉其銘曰有覺有幻的生箭集諸幻消亾覺尚焉立八囱玲瓏十虛內充惟一精明復何所容以無所容故無所却知幻即離自急其縛我說有覺與無覺對是則名爲如幻三昧

福聖曇禪師通菴銘 肅行讚父

通之爲道常不在君子或曰人衆者勝天天定而後勝人余則曰天不可勝而未嘗不定作通銘銘曰君子固窮故通小人反是通而終窮是故君子守道而謹終

臨川王正叔嘯隱銘

懷壯圖嘯長舒自樂邊廬中之天地豈特以天地爲邊廬學道兮自娛飲水兮飯蔬是謂立天下之正位兮居天下之廣居

簷隙銘

顧余家古屋老不支塗埴阤剝簷隙皮器用者數板下設小榻開數楹納月蹤風作於斯息於斯非醻酢事物於外亦必於斯銘曰適斯陋陋吾愉愉安斯隘隘吾舒舒善斯獨非吾所謂道正斯立昌吾居乎

瘞獒銘 般菴作

吳之仲氏有獒黧文名獒獰而鷙不以善吠爲良夜聲先群晝食後衆仲用怒躲柔獒化之李之狸虎文曰斑以輕翾捷疾嬰李畜之經年狡宂洗空挾寵以暴非其類它獒礫之血濺獒首李勇復讎嚙獒首而斃之仲趣援獒噬脐矣微食終日瘞以槥

惟蓋過余道所以然曰吾傷吾傷者三斑化纍死纍也斑死纍益季纍也蟹化吾恕盍死於恕乎予曰何傷乎吾敢賀而不以弔也恕本仁一物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納諸溝中閔閔焉閔深則愈恕廣而充之仁不勝吾用纍茬之慘甚於燎原雖自己有所不服顧於蟹何有蟹死恕得死所矣神氏瞿然而作曰然則不可以不銘銘曰蟹與斑化其主纍死纍恕死恕恕有光纍自取縶襟裾不遄死

白牛銘 恩蕃

施力養人惟牛爲能負力於牛惟人寡恩故君子不忍觳觫以小易大歆以清泠遠洗耳處比及後世王澤寖息淫祀肆作抵擊屠割享非其鬼濫觴嶺海蕩汨中土靡然成俗蚩蚩之氓甚羸易少壯堂堂馳騁使就鋒刃壯者既羸亦復若是當其賀易之時其死已兆不見舊主徨徨欲訴苦不能語謂其不語是自欺耳視大白之塚巋然蓁棘中抑有感焉某年月日圓覺寺造

僧伽方塔十一級以尺計者頂踵拔地三百六十塼甓土木之運緣半天微大白孰能舉之塔成而巍嶢殆於此矣某年月日巴寺之陰不越大界相得爽塏營其葬而樂勳焉後若干年某來住山間諸故老爲之銘銘曰舍尔毗勞尔生弗踐青金地行牟然嵩中黃鐘頹然卧蟠玉虹志其勞食其力成浮圖十一級孛溘然功歸然與浮圖相求年

佛手若善住禪院鐘銘 般若薛封

扣無盡應無竭持寸筳致其音惟洪其撞厥聞乃紘聲沉響消反聽絕聞聞性斯泯聽亦迴瑩是故此鐘寂而常震

瀾港東禪寺鐘銘

大扣大鳴吼鯨震霆弗芳弗聲云胡弗聞聞性常住湛水不痕由一晴明見大用報淮山崇崇谷虛有神於昏曉間亟應迭陳繫尔大器晚而後成獨山范金使比彌銘

布衾銘

衾而布儉而易營或曰許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許儉也者吾師也左祖公孫右祖司馬

邛竹杖銘 邛端歙尺爲竹岩先生盛常熱作

心貴虛受節貴不露尔室而露君子所惡維其持危相與却步無黨無偏遵王之路

端研銘

非華池不竭非干將屢缺璞少文王方切

歙研銘

況玄雲外玄津穎也策勳如新發硎

界尺銘

惡圓曲尚方正直而剛重以填

小菴銘

菴以小名志其大也大而不可容故小之小之為用大矣至大至剛浩然之氣也充塞天地而莫測其際寓諸尋常而莫得其朕養之至也不然渙散乎其大必乖離爭犯詭譎顛倒而無所不撓膠轕乎其小則促縮拘局窒礙窘束而無所不觸亂小大之宜而失諸尋常之中何自而知夫小而得夫用哉故曰小之為用大矣為之銘授住菴人使由吾言而志其大銘曰泉濺濺火始然或浮天或燎原匪微芍曷著焉

自巖銘 竹岩長子

淸明在躬群妄停攖斡旋一氣颷颸衆竅事存萬變理絕聲兆削平吟畦強名曰肖

倚篷銘

況金燎天其醜無敵於天下勁節稟姿獨當衝用百其身如縷不整楷生虎轄盡綿薄為犄角雖未即殄其炎炎奉揚仁風亦足以慰彼黎庶

竺源銘 曇藏主

一滴曹溪發於中天迤邐於江西一十八灘餘波瀰瀰襄陵懷

山堂何有於濯纓淬何有於類瀾雲何心乎故岑水何心乎舊囦
九河奔湍潏然毛端吾故曰統之有宗兮會之有元

勝叟銘　潼川定首座

日定曰勝叩人衆勝天之勝爲之張本則謂之曰蒼蒼而穹穹者
天也無聲無臭品彙以行乎四時以成乎之以誠應如谷神綿綿
蚩蚩其類寔繁汨序亂常天紀妄干朝春昕秋嘈雜讙啾唶息
弗停擬萬竅號氣葦候變金行既肅族類賓匪怨然屏跡絶
景消泯默至死天籟常鳴無從聞聞於戲天乎不戰而勝凡所
以賀戰勝者冠蓋相望雖愚夫愚婦知之天而不之人吾故曰
天下可勝而未嘗不足則又論諸其衆曰天何言哉

物初銘　四明觀書記

寸田鏡空蕩然十虛雲沉翳消其應無外道之所在而已夫道
未始有物物亦惡乎有夫道道之所載惟物之靈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萬生絲綸汨乎吾前莫不了厥端緒於毫忽未兆弗前
先物而物莫我先吾固曰道之所在而已銘以訂其說銘曰
混且殺絲以綸曰無帶何從生生無從去冥際動中寂靜中起
徵退思與却顧當云何綢化毋全者天天地先觀物物如是觀

無盡銘　潼川藏知客

與吾賓者曰藏號無盡爲之銘銘曰
比靈覺性太空同受十虛無垠均量齊壽凡厥有生天地共盡
先天後地獨存者性無取風月用雖不竭晝蛇著足既著復刖
身挪了許曰小天地求諸吾身是謂直指

紫巖銘　日首座

芝生於巖巖以芝得名曰芝巖芝澤而紫又得名於色善毗尼
者曰取紫巖扁其居且訖其宗著其學復其別稱何擾擾其名
之多乎或曰一法千名應緣立號子本家兵法何自畔而作是
說攪亂我邊陲俾我巖阿風煙雲物不得寧將不戰而屈之中
之以誓吾旅云

峭省巖紫者芝之名巖巖下知日之隠此巖下府異斯名振
厥娉名匪實娉亦空如何其貴德充德日新巖盐高德不修芝之
如葛伊紫巖芸芳武懋厥功求慈譽

彝齋銘

龔某　曰彝齋有取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聞彝於予爲之
銘銘曰
彝民之天民之秉彝天常卓然惟帝降衷於此下民兩忘黨偏
守之以正謹而勿移其歸則賢習與正遠遂遠別歧小人之歸
千里之失始於毫釐豈不爾思思而來復不移一絲夫何遠而

舊扇銘

時襄早三伏巷弗澌物下滋爾宜風而鳴若醒炎炎今如昨圖
任舊惟爾諧思濯清冷若與爾諧嗣乃續長使奉揚之柄在掌握

晦岩銘　爲知客

振羅而九烏墜潜伏而九淵熠息陰以居洞窺煥若日中疾話
濦恍杳遯是故君子用晦而守約

石門銘　智上座

垙坦勿踰匪穹卬嶻循垣得門惟石岩岩罔闢其啟孰快斯覩
憒悱在余發機轉樞

仲舉銘　德侍者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孰能舉之惟仲山甫古往可復仲也豈無
晞顏之人亦顏之徒

晦岩銘

爲衡台之學皆曰其所謂記覽知名於衆號晦岩爲之銘銘曰
匪燭也燭諸理退隱無或遺善用智者罔不若是智其智弗時
其用過則罔不殆寧晏子所以弗若罔象之爲愈也

檀木白衣相賛

嘉定十三年正月人日[illegible]

斤斯運堊斯斲鼻不傷立白若瑧極之技與物不二惟其不然
一理萬致我觀此像殆非人爲就能爲之技不宅微刻此匠氏
㤗以此檅旌以此身化巧幻奇曰余既然兩眼如鏡那能審觀
獨以耳聽反聽無聲對此殊勝小白花山下瞰巨浸

慈感主老請賛無量壽像 四章章四句

十力殊土曰清泰城又曰極樂與苦溺陣厭苦知樂不毫忽閻
一念勇往即念而斸惟憶惟念匪疾匪遲憶而不忘念茲在茲
如求亾子如喪考妣如疾需石如渴需水以如是故皆何遠人
人人亾羊入生死輪法法惟心心亦非心跡語嘖雜水鳥樹林
悠悠漸修頷頷闡提同稱罔遺妙在不疑疑則頓拔日劫倍蓰
東隅既失桑榆可冀卑若二仲達闍煩幾路壅般舟手自剪夷
池哉莽陀社結名勝一十有八是修是證天台嗣響的傳自衡
和者如雲調高倡宏六朝逮今衣冠緇褐愚夫愚婦爰同此筏
哂乃二欸載沈載浮去室即海善柳柳州見月目摽詩指成佛
含有相佛觀無量壽

不動居士馮濟川畫像賛 天竺印所藏

渠本願輪游諸世間忽參空寂以致其實桎梏冠冕而行其䕶
在宗廟朝廷則和而不同于以見大臣之節位方伯連率則感
而不猛于以見刺史之天鄉居則讀鄉黨篇而無𢌿家齊則揆
家人卦而罔愆若夫大小歲之施也則各以無量壽願王為之
數終忘在魚蹄忘在兎魚兎兩忘忘亦忘所乃知施者未嘗施
而受者未嘗受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初無一語

永明壽禪師畫象賛

客吟猿嘯溪嘯月落衲帔蒙頭千岩萬壑指破九夫為等覺妙
覺孰大小貴於錢索井索縱大辯於談笑寄虛懷於冥莫所謂
百軸宗鏡之文如太山之一毫芒巍巍堂堂煒煒煌煌非心亦
非佛破鏡不重光

天樂趙紫芝畫象賛

一點虛明八面玲瓏萬波不渾百川自東殆見其灑然乎外孰知其淵乎其中謂其寔陽漫仕曰吾不為南宮謂其江湖散人曰吾不為龜蒙高在乎儀刑先進而丹青太空

竹岩嬾翁錢塘戴畫象贊

凜乎吞八面之敵清哉拔千仞之俗盤錯不足以試銛利霹靂不足以示淵默若夫佩鏘鏘冠巍巍臨深濯纓憑高振衣豈非雜夫塵滓之市而遊乎方之外者耶

東坡畫象贊 竹岩家藏

帝哀先生為天下忌逮反其轅卒不憖遺遂騎箕尾而司天章雲漢昭回衣被八荒載馳六丁收拾文字神京遐陬旁羅曲致落人間者太山毫芒寒者綺紈餒者稻粱取彼諸人勿畀豺虎況粱其鑰而紈其袴豢以人爵俾敏厥修息公之謗承天之休

二桃殺三士贊 竹岩家藏

大匠不棄櫟社之木良醫不遺烏喙之毒務急吾用不一而足苟適其時雖弃必錄方其用時有正有奇顛方吾扶危方吾持相道巍巍二氏似之哂乃麾相曾不尔思夫三子者謬以力勝勝力以德孰敢不敬徒喪厥德以致其命一念之忍挑乃其弃欲濟緩急圖任姸醜爪牙不銛其如之何盍觀相如伸秦屈頗隱然長城無庸干戈

三教贊

此三勝流一笑聚頭其道不同曷相為謀至哉儒先問禮於李孝悌竝乾速真實際商隱於李白眉宗良曰師師師其來自唐卓適大方萬里一轍差之毫釐肝膽楚越

蔣山冲凝絕奇初祖達磨并馬大師畫象索贊

穿耳耳未嘗先鉄齒齒未嘗折北度一葦可航西歸隻履自契或謂之空胡巴前中流砥柱或謂之拈花也后金口木舌又曰正宗別調又曰直指曲說皆非吾之所謂道也若夫求大乘器走十萬里俟人作興豈大乘風負先覺禮聞來學學而知之

既遠且邈及負某四者吾恐五竺之鐵不足鑄此錯也

金雞上晷一粒粟未踏殺人已先跌足一十八灘兮障回死水八十四人兮海浸沸死洪都兮泐潭宗風兮肆凌厲一波動兮萬波起泒兮支兮酒酒者皆是更無一箇識玄旨只有歸宗較些子檢點將来玄沙途遙

孤雲畫像贊

閑如雲寄寥邈岾水不痕行空無脚笑從上掃跡生跡嗟後来以縛解縛於其中間卷舒自若釘釘却懸挂却老倒南陽猶欠一着

下竺印畫象贊

宰然短衣斬然捧犀歲晚窮寞奮此一莛膠名相求之則萬言不直杯水外形索之則半芋羨於紫泥霑章左谿鼓吹荆谿使人復見古道顏色舍斯人其誰歸

明教禪師五種不壞贊并引

劫灰之說大三災之一也天地所不能免况天地間物哉明教禪師闡繹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萬行成就三災弥綸自若也作五種不壞

梵用公書遠公影堂故事云

頂骨曉然巖若伏犀於烈火中凛其廪而古鐵錚錚之餘不熱舉石擲石迸中音節舍利圓繁素兔罔如湛湛凝露累累貫珠豈無它人欲見其頂月行太空蛙沉坎井

去窒而聰去塞而通於無數聲齊萬竅風風止聲消音響寂絕谷神不死聽火焰說說無所說聞無所聞烟滅灰飛所以存者以是耳根示爾四衆尊德宏功千二百種

宜明心聲若出金石洶湧辯河不滲涓滴書獻天子天顏屢改一笑歸来此舌猶在韓吾不非吾奚以為童吾不爽吾奚以純一北齋予有死無憾身直劫燒紅開蓮萼

童真出家之死於童真出沒卷舒一堅寄身嗟多欲人由為欲說

於其根中出火白犒猗歟哲人哂乃覆轍以古爲鑑以身代舌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石付百粉玉兮溫溫
的的襟棉茸茸素絲自幼至老念兹在兹譬夫一龕統以十鏡
北燈長明一印印定定則離念反而自求於無求中以敏厥修
物初有終法無有盡是故此珠横縱無裁

賢首國師贊 高麗拘堂請作

心部根本身衆雜華衆青牛跨然越華半滿字則五其等差
來聲響則一其紛擊使登門之奧篇際天之濤陋潢汙行潦而
觀海若之爺許瑣屑滅裂又安知鯨鯉之與蝌蚪

強齋高使君金書諸經贊

嚴藍蘸黃楷屑金作字去字與楷經果何似曰此諸經即楷與金
續父厥志寫佛語心惟佛語心卑如父志一點畫中具無量義
字可悉數義則無量欲了其源冥去来相強齋大士年八十餘
目如心明作蠅頭書於一蠅頭分可爲二塵毛太華弗巨弗細
佛神力故初不作難是故比䃽作如是觀

兩蟆贊 幷引 御前供措畫也

一蟆逐蟻一蟆攫飛不及而擲於地
攫而擲翻而舉之二蟲請以戰蚧翻毋忿於射鉤攫毋忿於在
莒

又

蟻戰酣蟆龍其後非大嚼盡反相友憂好忽同歸一塵何足疑

荷屋常不輕畫象贊

世人荷爲屋芙蓉爲裳芳馥紉佩落英貯粻熏以石林書傳之香
淪以太華玉井之涼濯人間煙火氣毋干吾丘壑姿泊夫錦心
之與綉腸發孔巷之韜略亦我武之維揚適妙喜國拓吾故疆
安在乎廣莫之野而無何有之鄉

義鑑堂畫象贊

魁吾軒昂耿介孤潔大珠縞衣輕雲拂月作成淡天間端來前

只似釘頭難子敲折東山發源雙峯卷衣把大蘇狂瀾摩天而東
之微此老孫子已而已而

高麗指堂講師畫象贊

巖巖指堂破塵出經惟其能然曰聰慧人隄圓須之頹瀾會中
下於通津橫說竪說匪斷匪及金提半挑匪摸匪成夫是之
謂全体之用兮全体之真

妙湛禪師月巖舍利贊

無盡居士銘雲居三塔其略云腐骸朽骼匪我罔是
宅萬行熏蒸骨如玉如金金玉舍利也妙湛中公火
後舍利如此為之贊

及笄洗粧一花一香舍父求度回度厥父父子學空撰先有錚
父死開法鎮鄉出匣歸奉其母孤山之崗示生有滅笑與母出
火後舍利纍如纍星如金之晶如玉之明堂堂月巖如空行月
何庸留此白業醜拙

下天竺薌林法師畫像贊

伽梨擁肩不舍夜旦革履桔足炎熇不跣迹迹世相而不動不
退心惟玄奥則唯止唯觀四辯湧兮瀾翻四選擁兮氷泮特百
住山靈山未散洗舊講栢萎花新換至於戒香逆風騰播林野
吾骨比之波利質多羅天樹花此之謂也

陶司戶畫象

宅塵滓拔千丈之俗倚梅竹託三友之交稠人廣座則惟靜惟
默涼天佳月則或推或敲閒津榮途姑欲行志於志得時反求
諸己

自題頂相

謂有為吾奚為謂無為吾奚不為待悟而勇為絕學而無為於
戲盡之矣非吾為

王梁山畫像贊

從事毛錐壯夫不為置書學劍弓覽馬蹶不斬樓蘭夫何自欺

堂々梁山襟利帶薊帝軫還方詳延琅琦良馬素絲組以五之
維賢作牧任以撫綏々々伊何恩斯勤斯豈惟懷恩亦復畏威
燕靖氛埃以佐鼓鼙昔人可師感夜半雞唱乃阿瞞橫槊賦詩

台宋儒首座畫像贊

性具染指鼎味咸在客厥歸休日用三昧不動口不饒舌人無
聞々吾無說々翻嗟昔眼弗見當賢為渠去却眼中金屑複道
行空白銀爲闌

野月贊

廣寒殿洪崖井輪有晦朔景無畦畛悠然隨所寓婆娑弄清影
莫羨江樓清江樓塵汙人

姚別駕命作四箴 墀

吏悍民怯其途則殊等而眂之疵疲不甦清明在躬執中以居
御民如兒御吏如奴謂吾寡恩我不姑息謂吾遺直我不自得
畏則如虎敬則如母廣而充之天下刑措 右慈以容

以寂止喧八面闃然寂而怒喧珠澄濁淵不住喧寂而逢其原
其靜有餘其樂也全山林市朝不見畦畛失之毫釐小大異軫
惟全乎天意行則往心遠地偏非一非兩 右靜而勝

身軀髮膚臧獲貴全多慾自戕傷孰甚焉彼哉聲色或謂如鴆
必其胸中所樂者勝古史氏娶於塗山樂不在娶隨山濬川
爲何人也予何人也睎顏之人睎驥之馬 右養生在寡欲

古者罔罟以漁以畋後世粒食罔罟可捐一鱗之沈一羽之縱
推吾此心仁不勝用方寸之間較緇與盈悠然翻濤溺馬殺人
好生之端志其大者六德曰生默運元化 右好生也不殺

堅窮壯老二箴 并引

余至宣城之清泳丁山窮老日益甚因范滂書有取
於馬援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作堅窮壯老
以自箴

何以御窮曰益堅不則濫是故君子固窮坍轍途窮途窮則返

窮輒技窮技窮則思辯輒語窮語窮則默謀輒智窮智窮則止
窮諸理盡性而已 右堅窮箴
益壯以佚老壯色日寥新新代謝曰不在是在所養者物莫我
嬰物莫我化善乎楚丘之為言也使我當諸侯出正辭吾始壯
矣不則死矣尚逸車而趨馬嗚呼近之矣猶未也 右壯老箴

高秘閣金書心經頌并引

東禪明覺院比丘沙信創華閣舍 補陀大士判府
秘閣高公年八十九飛步登閣歎年壽後告今所造
施玻璃瓶承以白金藕花其餘佛事一一隨喜金書
心經歎寘 大士心中而身泡已具同聲心初發慕
總切寶脊善然獲本妙心十日驚嗟嘆此創見蜀人
北磵居簡比丘謬振頌聲一十四章章四句嘉熙元
年二月初九日

大哉吾心即天地心匾匾冥求淪溟索剴爰有大智金書作供
欲充佛身妙發機用佛塵沙身無乎不在作如是觀世間解
離世間解復何所求於東拓提一瞬協謀塵沙佛身初湧出海
小白花開物物三昧願以所書印厥心地此念始孽玄覺斯郛
寶脊耆然虛甯以侯諾符合節如龜從筮微此大智孰考其朕
惟神而明函蓋相稱我觀此經非金非字而此寶脊未始啓閉
緊正法明曰觀世音澄五濁瀾如一月臨臨茲大智淨徹無垢
介以景福介以眉壽

謝林元之議命

不知命君子奚為未知生夫子不忽義命所安之地死生自樂
之天庭葉報秋記山中之寒暑嶺雲兮瞑變戶外之陰晴適此
間情成君奇術

王諫師問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域中四大王與道居其二吾一之一之何如曰王以道尊道以
王行道失所以行則稊稗瓦礫也王不以道御天下寡助也獨

夫紂尓苟以道則其極建百度新綱常振遐陬寧雖然豈獨王
哉一身小天下苟昧是晝罔不寘暸罔不古從蹌不寤臨穽不
却所謂無黨無偏何自而知若夫富貴利達貧賤患難皆身之
川谷江海流行淳洑而道之樞機戶牖旋斡權變故曰川谷江
海在天下相道之在人則天下同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
道鮮矣

戒鼠

北碉足跡半天下習尓情狀尤得凴黠之情故為尓忌而未嘗
忌尓所謂幾辟罔罟固所不忍為孰謂尓以吾為可欺晝跳梁
夜穿竊飲食服玩皆尓傷殘之餘凡在吾室之君子謂吾信不
乎不能格尓暴恭則將舍我而它之彼既舍我而它之吾亦豈能
安吾居尓之遠君子近小人孰甚焉甚矣秦氏之禍商監不遠
勿謂吾不尓告

戒頻伽

頻伽賤木偶抑無知乎將賤鷹鸛木偶君子也君子匿與道宜
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群怒而加誅不啻黄帝絶梟鏡之類汝
毋陵善而驟驟梟鏡之獎庶幾追君子之誅其果不悛木偶之
樂侮畢弋從事羅獲巢破卵可立而待

水利

以轂横谿搆軸於岸比竹於輻雙機而旋非深湍無所事後重
而前輕俯仰如人意井可以施其巧此車棹所以別也水稜窾
如匕架而寨之當䃂滑之衝溢則出涸則納三者用於蜀吳車
曰龍骨方槽而横軸振盈尺之半納諸槽側而貫之鈎鎖連環
與槽稱參差釘木於軸曰猴首蹴以運其機涸溪沼沚無往不
利獨不計功於桿桿枝一人之力龍骨則一人至數人車則任
力於湍隨崇卑之宜雖灌溉之功豈約不齊其得罪於鑿隧抱
甕則鈞也

不為善

雞鳴而起舜跖之辨縣判於所為為善而做利舜之徒可為跖非吾徒也吾善且不為為利乎或曰不為利斯可矣不為善非跖乎曰吾固有者善也焉往而非善無為也非不為也孜孜為善油然幾微於有為何以異於為利欲其為之務隱也故曰吾善且不為為利乎

吳江性上人擬濠上游

鄹鍝躍清池郝參軍所賦南蠻謂魚曰鄹鍝桓大将軍云作詩安用蠻語邪云千里投公得一蠻參軍當不用蠻語耶吾愛其躍字風致以訂楚漆園吏濠上酬辯賦濠上游云非鄹鍝夫何疑子非我吾何知惟其不知故不疑而全夫天倪潛而躍悠然兮樂夫樂

寫神

使人偉衣冠肅瞻眡巍坐屏息仰而視俯而把草毫髮不差若鏡中寫影未必不木偶也着眼於顛沛造次應對進退頻適悅舒忽僭敬之頃熟想而默識一得佳思亟運筆墨兎起鶻落則氣王而神完矣少陵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所以美曹將軍也張横浦則曰孔門弟子能奇怪畫出當年活聖人所以詠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人鮮克知此妙故重為商評之

贈醫卜風水方生 淛州

病有醫死有歸卜而息疑負是三者而游人間世人舍我而安之夫如是三鍾十束異乎支離疎之素尸

管城子

或謂管城子說而夭非知言也文場掉鞅詞林奏技舍子則誰與子則沾溉餘潤點發新奇卒成其志功其懋哉故知有用於世者一日為壽不則百年為夭也審矣余鈍而無用視子則有媿

撲滿子

吾與孔方兄絕交久矣至於貿易所須則又未能與之忘情財以小皃遲其發將示以持滿之道往往未發而輙出之其出也又貯夫制作者古者一二以求其類論之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惟其然是以不置始悟絕交之非賦

招隱

床屏

以方正之質受屏翰之寄使櫺風野馬不得涉吾竟隱若敵國功懋而不言雖然必有存焉者耳灰冷弗然木槁弗腴則屏翰在此而不在彼鏡虛忽塵水止忽瀾外禦其侮竟何所事壁立夫拍麻之飭不在長城而在望夷伐國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鼎鈌

陶之精者曰秘色有鼎焉立不倚介而特宏其中虛以容膚滑弗塵實古弗華童子置缶缶兀而鼎鈌則曰剛禦剛矣夫如是則大者鈌小者折精者折麄者鈌故鼎鈌而缶完余聞而悲之悲夫剛不以柔濟鮮不若茲鼎于將鏌鋣剛不可犯處鈌耳書諸紳為不善用剛者戒

芙蓉楷禪師辯

或謂芙蓉禪師剛介失中號服是拒隸名刑書甘民其衣遂使林靈素逢彼之怒乘間而入德士之說易於進領悳辨東之言也　天子方銳意神仙方士儀秦之辯良平之智不足折其姦燕趙之豔晉楚之富不足易其好褒天下之至珍集天下之大莫不足變其嗜前疑後丞豈無股肱之臣可諫矣枘鑿齟齬也左輔右弼豈無心腹之任可諍矣冰炭背馳也是時靈素願指如意衡從惟令豈俟逢怒乘間然後進德士之說哉公居淨因惡夫末流冒辱僥榮行險黷貨禪講號服錄正鑒義裾方頂圓附城脈社下雷囊探吏議迭矜謂之內降商直推賈不閒朝省貽玷盛明罪在不敬其勝逮已我則固辭孤乘自許不與衆共

死生患難又皇服恤淵川之濱弗類人寰細組帽綠練縞衣丹霞旅門首為之叢横翔捷出以大其家奚然撒天耿耿霽月洞上歷緒茲焉中興鄉也與俗溷溷不撓不屬即患難之途徙癖痛之地非失其本心倒行逆施者不為公為之乎公之光明盛大舜音傳在焉茲不重出是作也一以刷公之謗一以補傳載之略

道法師逸事

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寄命蟪蠓試身雷霆不奉　明詔以攺徳士威武能屈乎黜而流之為道州徒九死之濱過午不食詠歌至化若出金石貧賤能移乎削名刑籍復還舊物賜官分祿簡在　帝心曰往欽哉去汝黜涅公念　先帝不敢毀除　帝曰此翁至老倔強富貴能淫乎方林靈素假道士服敵基播遷易紬於黃天下從之不則竊貞而逃楊死林麓公獨緇衣立侯斧鑕視身如葉護法如城是足定大不即誅戮非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蒙後公而生觀公所成就奇偉峭絶真大丈夫事再拜右繞辭而吊之辭曰黜可息乎身擯罪耳兮息之則殞黜可去乎恩如春風兮去之不忍一念之忍迄於蒙塵忝離闕廷塗炭生靈髮天下僧又安足云逸哉道州隻影間津一笑生還天清地寧衆據斯屈老臂獨信隱若敵國賢於長城蠢爾靈素不正典刑雖百粉兮痛奚以平九里清陰蜕骼是舍草枯自春光舊不夜後世何知婆娑其下其顙有泚兮其容則赧油然興起兮如聞伯夷之風者

答疎寮高恥州論激字

疎寮論選詩用激字江淹曲欞激鮮飈石室有幽響待下句然後精神已龍魏文帝派颷激欞軒未若陸雲通波激枉渚一句中激字便擎欒盧諶中原厲迅飈厲字有感激之思曹植清池激長流殆不若劉楨曲池揚素波則揚字有風致潘岳白水過庭激又在青山外矣余取陸雲激字盧諶厲字劉楨揚字

釋言

丁巳良月十四宜州太守倏然去余賦詩以餞郡博士高公鐇語余曰子犯清議君子不予子乃拱而俟則曰守去子譏之余曰派言止於智者今之所謂太守者皆請疾也制千里之命而屏翰王室譏之則速咎非風狂失心不為烈若子之言五袴一錢父母二天皆譏也或曰子以其與圃之訟失分守之正則去此趙必表貨殖以誤守於守何有守以詩挽子子不次韻乃以尾末大時猶可掉瀾於頹處甚難隄之語謝而實譏余曰分守在天下主之者存焉正不正在彼不在此烏乎憾不次韻尊之也謝而陳情則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明斥枉直徇私以誤守者惜清明之玷也余詩九八十字序九四十九字請隻字洗刷譏評遁逃隱伏處使余言當其實中也茲美過也遺美則不及過與不及失中也曰譏則不可序曰遷開决去此二踈淵明事也莫不起孤風峻節之慕勇不自剖逆域古調末章輒致雙壽堂中王頗難老之禱躐等而忽其借詩則曰懷哉小隠矣如水秋練練又若廉泉廉練江覘言面謂練江澄潔廉則過之也一介不取人振滯亦賑貧則不安取予振拔淹滯賑恤鰥寡也衰雖不可殺有實無虛名則惠人以實出於天稟而得名不虛也我欲借寇君九虎限天海欲借留無路也洪洪穹壤間誰是冠君代重詠借留之思也行行拜新灃郡細葉荷橐守以亞卿歸自蕃屏必簪筆持橐也何以為雙壽揚州一雙鶴祝其壽富康寧頡頏雲霄也所謂一錢太守雙鶴揚州乃閭巷歌謡吾詩何與哉欲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楊川鶴有客知碑来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老坡一再拈出也祖述前聞古也曰識何譏尔吾固曰派言止於智者

外物

商盤郜鼎古鐵舊畫至於珍怪百物無益於寒飢當其為用樂寒飢之功往往稻粱毳褐不相下君子學以志其道心專心致

志屏去紛雜制之一正朝於斯夕於斯專則勤志則恪勤與恪有時而懈則沈昏因頻潜藥於斯則足以游乎息焉雜然前陳醒心耀目講明其制作品第其莫其粹和整沖澹調暢其節散張日新緝熙光明之本然後與之相忘於無窮罔習情於毫忽物自物我自我物我俱適也物與我俱適則指涤寒具鐵擊珊瑚而佳思何從而迅哉

贈輝書記

天台輝書記來自徑山琰會中衢柚新句多警策就余求益不知益我實多而無以益之也麟角鳳觜子有之矣非煎膠無以見其妙如不然吾言試續既斷之弦知余言之不尒罔嘉定癸未秋

贈刀鑷工

天台刀鑷工初來杭余髮方壯騷蠡蠡如蝟試其技瑟瑟如蠶食葉若無刀焉余則賞其輕聲閒而山間至今卑歷同技余閒閩西方歸湖上鬚髮俱槁復試之其心手兩忘運轉排剔略不經意則又賞其巧噫工之技昔輕而今巧余之鬚髮昔壯而今槁壯槁者誰北礀澗老

贈立上人

東陽立上人以書抵余衮衮數百語鋪陳志義援引古昔責我以警策後生是以年大為先進而空疎如木偶者為有道則謂之曰子言是也信之於我則過矣子學教矣是欲以語言文字而違夫道今又習禪則必忘夫言忘言之言豈讀誦云乎哉且又以他人之言為警策猶惡影畏跡而疾鶩亟馳不知息陰處靜之為愈也況余空疎如木偶何以酬子之辯而求以稱子則所以益我者至矣及其言而忘之則所以益我者益 八

贈陳生

寫字與刻字孰難曰寫字難書欲其等臨池忘縱專心致志僅彷彿古人用筆意公孫氏劍舞觀者得草聖之妙彼順朱耳或

曰鑿為筆鏟代腕欲顏則顏欲柳則柳勁鐵瘦蔓出筆墨畦畛
與夫游刃肯綮砉然中乘林之舞十九年若新發於硎何以異
故曰刻字難往復競辯侃侃不相下欲解其紛而未能也則謂
之曰昔人夢庖子知之矣敢用是而中分之曰二難丁亥九月
幾望丁山法堂紀歲月郡刻工陳文頫臻妙集其勲吊其貧書
以為贈

挂屨

余明年七十大夫致其仕而挂冠時也昔為比丘裂冠矣乃挂
屨或曰挂屨何所據曰木平師挂屨於江南後主之榻休影息
迹不復至擇前觀清涼大法眼賦牡丹諷諫矣今年六十九六
十九年之非多遽伯玉二十載而無伯玉之知視屨則有媿因
作而言曰一生幾兩屐想阮生之高兩鳧對飛恐入齊諧之誌
吾屨之陋蒲疎而涼匪仁弗履懼迷其方匪義弗蹈懼雷其良
允履允蹈卑惟考祥寧跣而視偶勿僞寧乇必忽偶勿僞寧榮

其勲永矣勿怠息而筋骸兮遂而行歲挂之壁附之戒余面墻

言歸

或病余不用隨時之義而落落也不顧人之是非擬古浮圖文字
駕說犯其忌子之徒怨汝詈汝謂其詈之妄也前日之仰睇子今
睇下將其業或進子而子不進乃嗾夫詈也則牧兒爨婦知其祿
祿徒貨殖麗城社飾諂以暴非其類吾非木鐸也詎排鑠金以明
子志哉盍歸耕以頤所謂浩然者則謂之曰甚矣子之寤我也人
各有夫志古的也曩明教大士鐔津公著書數萬言輔吾教抱戎
書于嘉祐天子賚浮圖厥類惟錯犄角而攻之方開閑延敵輒循
墻而遁怨詈尚何足云且貨殖驕人還貪也非病附羼以傲物象
傲也不悌孰逃君子之誅於吾何有故園一鉏迤道阻且長朝夕以
思九折羊腸陸誰余梁川誰余旋誰余舍行誰余止使我轡蕭雲
追飄風乎乘飛車兮遡瀧使我飯供頓邁遊旅乎孰先饋之五𣿅
肇聆子言如鐵膏肓靜而索之莽乎忽荒盍歸乎來兮無外大方

示照藏主 普州

半山老人讀游俠傳謂今萬世云然此身心學佛菩提何難之有殆不知學佛菩提之與遊俠身地皆然槩而言之則可據實理論則適越而北轅除是生而知之方有少分相應 口無憂樹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已是學而知之鏡潭藏主語別令舉似諸方納粟將仕校尉禪師且道它學什麼人

杜祁公病婢帖

奢膏肓儉瞑眩瘳之祁公瘳其子之奢天下化之功成名遂既壽且康窮居盛行儉德金石反覆丁寧戒於婦子防其子之縱驕習侈靡陋家法欲策勳於瞑眩也

祁公子美帖

婦翁鉤畫遒勁於冰過清甥詒行草撇舉比玉尤潤晉為才士以東廂坦腹蕭洒為名談恐不足語於吾慶曆之盛

跋頂山珂兄刺血寫蓮經

能生不能敎親也敎必從師師以德親以恩知報則知道舍是吾何觀剌十指寫三周七喻以為報匪報也盍思瞿曇未説毛頼未血文彩未發經在何處若三七日思而得之無絲毫別夫如是則七世父母師長同見靈山未散非汝欺也書經後二十三日慧日北磵書

書楊補之梅

寓素於玄質成烏有賁芳於影夢酣黑甜展卷臨風色香俱在柄此能事屬諸逃禪詠姑射真須春風手先驅醉潁珠玉在側後振采毫覺我形穢

書楊慈湖帖

奏院崔公為定海之政慈湖楊公之弟之甥之婿在邑學其致書定海以夫三子也而曰簡之所以不得已上浼記曹者胡不得已哉或曰公不輕下語盍遺夫言參其意可也嘉定君相一

德舜禹皐陶所不逮公猶有薦相疏方是時也莫不謂其得已
而不已是豈知公哉或者之言余有所未達書於公貽定海帖
左侯達者

北磵文集卷第六